

下雨天，真好

琦 君

我問你，你喜歡下雨嗎？你會回答說：「喜歡，下雨天富於詩意，叫人的心寧靜。尤其是夏天，雨天裡睡個長長的午覺該多舒服。」可是你也許會補充說：「但別下得太久，像那種黃梅天，到處濕漉漉的，悶得叫人轉不過氣來。」

告訴你，我卻不然。我從來沒有抱怨過雨天。雨下了十天、半月、甚至一個月，屋子裡掛滿萬國旗似的濕衣服，牆壁地板都冒著濕氣，我也不抱怨。我愛雨不是爲了可以撐把傘兜雨；聽傘背滴答的雨聲，就只爲了喜歡那下不完雨的雨天。爲甚麼，我說不明白。好像雨天總是把我帶到另一個處所，離這紛紛擾擾的世界很遠很遠。在那兒，我又可以重享歡樂的童年。會到了親人和朋友，遊遍了魂牽夢縈得好地方。優遊、自在。那些有趣的好時光啊，我要用雨珠的鍊子把它串起來，繞在手腕上。

今天一清早，先開帘子看看，玻璃窗上已撒滿了水珠，啊，真好，又是個下雨天。

守著窗兒。讓我慢慢兒回味吧，那時我才六歲呢，睡在母親暖和的手腰彎裡，天亮了，聽到瓦背上嘩嘩嘩的雨聲，我就放心了。因爲下雨天長工不下田，母親不用老早起來做飯，可以在熱被窩裡多躺會兒。這一會兒工夫，就是我最幸福的時刻，我捨不得再睡，也不讓母親睡，吵著要她講故事，母親閉著眼睛，給我講雨天的故事；有一個瞎子，雨天沒有傘，一個過路人看他可憐，就打著傘一路送他回家。瞎子到了家，卻說那把傘是他的。還請來鄰居評理，說他的傘有兩根傘骨是用麻線綁住的，傘柄有一個窟窿。說得一點也不錯。原來他一面走一面用手摸過了。傘主人笑了笑，就把傘讓給他了。我說這瞎子好壞啊！母親說，不是壞，是因爲他太窮了，傘主想他實在應當有把傘，才把傘給他的，傘主是個好心人。在曦微的晨光中，我望著母親的臉，她的額角方方正正，眉毛是細細長長的，眼睛也眯成一條線。教我認字的老師說菩薩慈眉善目，母親的長相大概也跟菩薩一個樣子吧。

雨下得愈大愈好，簷前馬口鐵落水溝叮叮噹噹地響，我就合著節奏唱起山歌來。母親一起床，我也就跟著起來，顧不得吃早飯，就套上叔叔的舊皮靴，頂著雨在院子裡玩。

陰溝裡水滿了，白繡球花瓣飄落在爛泥地和水溝裡。我把阿榮伯給我雕的小船漂在水溝裡，中間坐在著母親給我縫的大紅「布姑娘」。繡球花瓣繞著小木船打轉，一起向前流。我跟著小木船在爛泥地裡踩水。吱塔吱嗒的響。直到老師來了才被捉進書房。可是下雨天老師就來得晚，他有腳氣病，像大黃瓜的腫腿，穿釘鞋走田埂路不方便。我巴不得他摔個大斛斗掉在水田裡，就不會來逼我認方塊字了。

天下雨，長工們就不下田，都蹲在大穀倉後推牌九。我把小花貓抱在懷裡，自己再坐在阿榮伯懷裡，等著阿榮伯把一粒粒又香又脆的炒胡豆剝了殼送到我嘴裡。胡豆吃夠了再吃芝麻糖，嘴巴乾了吃柑子。肚子鼓得跟蜜蜂似的。一雙眼睛盯著牌九，嘿黑的四方塊上白點點，紅點點。大把的銅子兒一會兒推到東邊，一會兒推到西邊。誰影誰輸都一樣有趣。我只要雨下得大就好，雨下大了他們沒法下田，就一直這樣推牌九推下去。老師喊我去習大字，阿榮伯就會去告訴他：「小春肚子痛，喝了午時茶睡覺了。」老師不會撐著傘來穀倉邊找我的。母親只要我不纏她就好，也不知我是否上學了，我就這麼一整天逃學。下雨天真好，有吃有玩，長工們個個疼我，家裡人多，我就不寂寞了。

潮濕的下雨天，是打麻線的好天氣，麻線軟而不會斷。母親熟練的雙手搓著細細的麻絲，套上機器、輪軸呼呼地轉起來，雨也跟著下得更大了。五叔婆和我幫著剪線頭。她是老花眼，母親是近視眼。只有我一雙亮晶晶的眼睛最管事。爲了幫忙，我又可以不寫大小字。懶惰的四姑一點忙也不幫，只伏在茶几上，唏呼唏呼抽著鼻子，給姑丈寫情書。我瞄到了兩句：「下雨天討厭死了，我的傷風老不好。」其實她的鼻子一年到頭傷風的，怨不了下雨天。

五月黃梅天，到處黏答答的，母親走進走出的抱怨，父親卻端著宜興茶壺，坐在廊下賞雨。院子裡各種花木，經雨一淋，新綠的枝子，頑皮的張開翅膀，託著嬌豔的花朵冒著微雨，父親用旱煙管點著它們告訴我這是丁香花，那是一丈紅。大理花與劍蘭搶著開，木樨花散布著淡淡的幽香。牆邊那株高大的玉蘭花開了滿樹，下雨天謝得快，我得趕緊爬上去採，採了滿籃子送左右鄰居。玉蘭樹葉上的水珠都是香的，灑了我滿頭滿身。

唱鼓兒詞的總在下雨天從我家後們摸索進來，坐在廚房的條凳上，咚咚咚的敲起鼓子，唱一段秦雪梅弔孝，鄭元合學丐。母親一邊做飯，一邊聽。淚水掛滿了臉頰，拉起

青布圍裙擦一下，又連忙盛一大碗滿滿的白米飯，請瞎子先生吃，再給他一大包的米。如果雨一直下不停，母親就會留下瞎子先生，讓他在阿榮伯床上打個中覺，晚上就在大廳裡唱，請左鄰右舍都來聽。大家聽說潘宅請聽鼓兒詞，老老少少全來了。寬敞的大廳正中央燃起了亮晃晃的煤氣燈，發出嘶嘶嘶的聲音。煤氣燈一亮，我就有做喜事的感覺，心裡說不出的開心。大人們都坐在一排排的條凳與竹椅上，紫檀木鑲大理石的太師椅裡卻擠滿了小孩。一個個光腳板印全印在茶几上。雨嘩嘩的越下越大，瞎子先生的鼓咚咚的也敲得愈起勁。唱孟麗君，唱秦雪梅，母親和五叔婆她們眼圈都哭得紅紅的，我就只顧吃炒米糕、花生糖。父親卻悄悄地溜進書房作他的「唐詩」去了。

八九月颱風季節，雨水最多，可是晚穀收割後得靠太陽曬乾。那時沒有氣象報告，預測天氣好壞全靠有經驗的長工和母親抬頭看天色。雲腳長了毛，向西北飛奔，就知道有颱風要來了。我真開心，因為可以套上阿榮伯的大釘鞋，到河邊去看漲大水，母親皺緊了眉頭對著走廊下堆積如山的穀子發愁，幾天不曬就要發霉的呀，穀子的霉就是一粒粒綠色的麩。母親叫我和小幫工把麩一粒粒揀出來，不然就會愈來愈多的。這工作好好玩，所以我盼望天一直不要晴起來，麩會愈來愈多，我就可以天天滾在穀子殼揀麩，不用讀書了。母親端張茶几放在廊前，點上香唸太陽經，保佑天快快放晴。太陽經我背得滾瓜爛熟，我也跟著唸，可是從院子的矮牆頭望出去，一片迷濛。一陣風，一陣雨，天和地連成一片，看不清楚，看樣子且不會晴呢，我愈高興，母親卻愈加發愁了。母親何苦這麼操心呢。

到了杭州念中學了，下雨天可以坐叮叮咚咚的包車上學。一直拉進校門，拉到慎思堂門口。下雨天可以不在大操場上體育課。改在健身房玩球，也不必換操衣操褲。我最討厭燈籠似的黑操褲了。從教室到健身房有一段長長的水泥路，兩邊碧綠的冬青，碧綠的草坪，一直延伸到健身房後面。同學們起勁地打球，我撐把傘悄悄地溜到這兒來，好隱蔽，好清靜。我站在法國梧桐樹下，葉子尖滴下的水珠，紛紛落在傘背上，我心裡有一股淒涼寂寞之感，因為我想念遠在故鄉的母親。下雨天，我格外想她。因為在幼年時，只有雨天裡，我就有更多的時間纏著她，雨給我一份靠近母親的感覺。

星期天下雨真好，因為「下雨天是打牌天」，姨娘說的。一打上牌，父親和她都不

再管我了。我可以溜出去看電影，邀同學到家裡，拔上三層樓「造反」，進儲藏室偷吃金絲蜜棗和巧克力粒，在廚房裡守著胖子老劉炒香噴噴的菜，炒好了一定是我吃第一筷。晚上，我可以丟開功課，一心一意看紅樓夢，父親不會啣著旱煙管進來逼我背古文觀止。唏哩嘩啦的洗牌聲，夾在洋洋灑灑的雨聲裡，給我一萬分的安全感。

如果我一直不長大，就可一直沉浸在雨的歡樂中。然而誰能不長大呢？人事的變遷，尤使我於雨中俯仰低回。那一年回到故鄉，坐在父親的書齋中，牆壁上「聽雨樓」三個字是我用松樹皮的碎片拼成的。書桌上紫銅香爐裡，燃起了檀香。院子裡風竹蕭疎，雨絲紛紛灑落在琉璃瓦上，發出叮咚之音。玻璃窗也砰砰作響。我在書櫥中抽一本白香山詩，學著父親的音調放聲吟誦。父親的音容，浮現在搖曳的豆油燈光裡。記得我曾打著手電筒，穿過黑黑的長廊，給父親溫藥。他提高聲音吟詩，使我一路聽著他的詩聲音，不會趕到冷清。可是他的病一天天沉重了，在淅瀝的風雨中，他吟詩的聲音愈來愈低，我終於聽不見了，永遠聽不見了。

杭州的西子湖。風雨陰晴，風光不同，然而我總喜歡在雨中徘徊湖畔。從平湖秋月穿林蔭道走向孤山，打著傘慢慢散步。心沉靜得像進入神仙世界。這位宋朝的進士林和靖，妻梅子鶴，終老是鄉，范仲淹曾讚美他「片心高與月徘徊，豈爲千鍾下釣台。猶笑白雲多自在，等閒因雨出山來。」想見這位大文豪和林處士徜徉林泉之間。留連忘返的情趣。我凝望著碧藍如玉的湖面上，斜低斜的梅花，卻聽得放鶴亭中，響起了悠揚的笛聲。弄笛的人像我慢慢走來，他低聲對我說：「一生知己是梅花。」

我也笑指湖上說：「看梅花也在等待知己呢。」雨中遊人稀少，靜謐的湖山，都由愛雨的人管領了。衣衫漸濕，我們才同撐一把傘繞西冷印社由白堤歸來。湖水湖風，寒意襲人。站在湖濱公園，彼此默默相對，「明亮陽光下的西湖，宜於高歌，而煙雨迷濛中的西湖，宜於吹笛。」我幽幽地說。於是笛聲又起，與瀟瀟雨聲相和。

二十年了。那笛聲低沉而遙遠，然而我，仍能依稀聽見，在雨中。……

導讀

琦君(1917-2006)，本名潘希真，浙江永嘉人。琦君於供職司法界時開始創作散文，題材廣泛，但寫的最多的還是傾訴鄉愁懷舊的作品，風格簡古淡雅，書卷自如，是台灣當代極富盛名的散文作家之一。作品頗豐，計有散文集十四種，主要有《溪邊瑣語》、《烟愁》、《琦君小品》、《紅紗燈》、《三更有夢書當枕》、《千里懷人月在峰》、《與我同車》、《桂花雨》等。

《下雨天，真好》由一場雨勾起她對青少年時期在江南生活的回憶，以清雅的筆墨，敘寫童真、母愛與情思，表達出一種濃重而又悠長的鄉愁。本文融寫景、敘事、抒情於一體，頗有古典詩詞的意境。作者由狀寫雨景入手，敘述童年時喜雨的種種情景，在這些極細小的生活瑣事中，隨意尋找父母疼養孩子的種種溫情，記敘充滿人間味的樣樣趣事。對童年情景的回憶，又引發學生時代的作者對父母雙親的思戀，相思而不得相見，情思悠長而悵然，與綿綿細雨相和。誰能說清這究竟是雨還是情？尤其是結尾一處。作者勾畫了一幅雨中結伴而遊湖的動人圖畫，那煙雨迷濛的西湖中，低沉悠長的笛聲，不就是作者無盡無絕深遠悠長的情思嗎？在這裡，景緻情緻已經完全融為一體。作品以情與景起，中間敘述記人，最後又以情與景為結。在結構上，由現實中的喜雨起筆，中間憶舊，結尾又由雨中笛聲回溯現實，自然平易，佈局嚴謹。

其次，寫人敘事頗見功底。作者似乎隨意記敘舊時瑣事，卻分明貫穿一種仁愛與溫情的人文精神。不論是寫父母對己，還是己對父母，都在這一重溫情氛圍之中寫出人物的真與善。人物的性格特徵，是通過作者的眼睛與感覺的角度來抓取的，頗為傳神。寫人就是寫情，寫情實是一種心境。比如母親講敘故事所透出的慈悲仁愛，其實也表露出作者自己處處尋覓人間美好的人文精神。尤其是回憶父親一句：「在淅瀝的風雨中，他吟詩的聲音愈來愈低，我終於聽不見了，永遠聽不見了」一句，既是對父親體貌的極好概括，又是作品懷戀父親情感的絕好寫照。

品味時間

1. 本篇散文所勾劃的母親形象為何？你是否認同？